
ICANN71 | 虚拟政策论坛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中欧夏季时间 202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 22:00 至 23:3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参加签约方机构和 ICANN 董事会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将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举行。本次会议仅限于 CPH 与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同属于这两个团体的一些成员今天将是讨论组成员。不过，也欢迎参会的所有 CPH 成员举手发言，举手的人将被排入发言队列中。

如果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所有讨论组成员都默认静音，所以当你发言时，请自行取消静音。发言前，请务必将你的所有其他语音通知静音，并清楚报上你的名字，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

另外请记住，为了方便速记和同声传译，请放慢语速。请注意，董事会只会回答来自今天参会选区的问题。因此，本次网络研讨会上的问答窗格已被禁用。

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聊天窗格中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请使用下方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应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发表的意见。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中，只有讨论组成员之间才能私聊。因此，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所有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讨论组成员看到。

本次会议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请注意，速记文稿并非官方会议记录，也不具有权威性。

最后，敬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每个人都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大家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具体内容。

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请讲。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弗朗克。

欢迎大家，欢迎来自签约方机构的各位嘉宾。

这些会议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非常期待与大家讨论你们关注的主题，我们的目标是以最有益的方式与交流大家互动。你会发现我们也没有全部答案，不过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会认真考虑社群意见，在今天的会议中，也就是签约方机构的意见。

我很期待这次简报会议。期待这次会议不仅是你们聆听我们答案的机会，也是我们聆听你们意见的机会。

我们这边的会议主持人是贝基 (Becky)，因为她和大家最为熟悉。

有请贝基。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谢谢。

大家好。祝贺大家成功完成 ICANN71 届会议，进入本周的会议，据说本周会议不是 ICANN 会议。很高兴能和大家在此相聚，开展对话和讨论。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主持人是谁。希望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下面交给你们的主持人。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 DEMETRIOU):

谢谢贝基。我叫萨曼莎·德梅特拉，是注册管理机构的主席。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贝基·拜耳:

可以。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在我们这边，将由我和阿什利 (Ashley) 共同主持。首先我要说，我们刚刚结束了漫长的远程会议周。我知道，董事会在今天早些时候也举行了会议。我知道在很多时区，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会讨论几个主题。不过我们希望本次会议的讨论风格能比较随意，不用特别正式，好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如何解决这些主题。

我还要向参加会议的人简单提一点，本次会议是网络研讨会，不过所有与会者应该都能使用举手功能。我们也能取消与会者的静音。尽管现在讨论组成员是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其他参会成员也能够加入讨论，提出意见或问题。在此特向大家说明这一点。

阿什利，你还有开场白要说吗，之后我们要正式进入主题讨论了。

阿什利·海内曼： 我没有多少要补充的，只想说我很高兴在 ICANN71 届会议结束后能与大家在这里相聚，还有，欧洲杯正在进行，关注的人别忘了劳逸结合。

好了，我们开始吧。

萨曼莎·德梅特拉： 太棒了。谢谢阿什利。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 ICANN 会议未来和动态的，我们在 ICANN 会议周开始前就把这些主题综合在一起，或者至少开始考虑这些主题了。当时我们知道，会议日程上安排了“ICANN 会议在后疫情时代的未来”会议。我们还知道 ICANN 正在开展调查。

但我个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这不只是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似乎成了整个会议周内人人都在讨论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有机会了解了这个开放论坛会议的内容，而你们大家有机会查看了已提交的调查结果，那么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一次检验大家想法的好机会，了解大家对于董事会认为进展顺利的工作、可能需要作出哪些变更以及后续工作的看法。

显然，我们不期待能得到最终答案，是吧？我们知道董事会正在努力作出决定，时间应该是在 7 月份，对吧？

我们希望倾听你们对上周听到的事情的想法和回应，就从这里开始吧。

贝基·拜耳： 谢谢。马腾，我想是从你开始发言是吧。

马腾·波特曼： 是的，我想是的。

显然，目前我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在周四全体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更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人们非常期待恢复面对面会议，而与此同时也非常关注的是，我们既要尽可能谨慎，又要考虑风险有哪些，以及是否能让所有地区的人员参加。这些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所有问题。

如果看一下调查，我想调查结果清楚地反映了人们的意愿，例如你是否愿意回归面对面会议？你认为这是否重要？大家的回答是，是的，如果举办面对面会议，我愿意参加。坦率地说，我个人的回应也会是一样的。

现在，作为董事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要确定大家是否愿意去现场参会，我们还必须在此时决定在西雅图召开 AGM 是否是正确的做法。

让我说清楚，我们还没有答案。不过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确实知道，如果举办面对面会议是可行的，

人们将愿意参加，而是否可行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美国海关允许哪些人入境等。我们也知道相比现在，届时的情况会有变化。比如在疫情方面，德尔塔变体将带来什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 - 清楚地了解到，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这提高了远距离人员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未来会议的一部分，更好的面对面会议/混合式会议可能会在西雅图或之后的会议中开始实现。

很明显，进一步促进平等参与将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另一个方面。

要注意的是，大家讨论了 ICANN 是否会要求接种疫苗。在这方面显然有一些误解，因为我们不是决定是否允许你入境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机构。如何保障会议安全一直是我们在过去所有会议中都高度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现在这一问题仍然受到高度关注

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将会恢复面对面和混合式会议。但 10 月是否就能恢复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否期待？是的。我们是否知道这样做是负责任的？从推进期间我们需要考虑的种种不同观点来看，我们还不确定。不过我们非常期待倾听大家对此的观点和想法。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贝基·拜耳：

补充一下，让我感到尤为印象深刻的是，有很多人回答“是的，我们愿意参加面对面会议”，但也有很多人担心要如何入境美国前往西雅图，还有人担心全球疫苗接种情况的不均衡及其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想答案是，正如马腾所说的，在意愿方面，人人都更希望能参加面对面或混合式会议。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我的感觉是，我通过倾听得到的信息是，签约方有非常强烈的参加面对面/混合式会议的意愿-如果举办这些会议是可行的。这是我的感觉，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确认。

阿什利，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我要坦率地、也非常不好意思地承认，由于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导致我错过了那次会议，但对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是否希望恢复面对面会议，我想每个人的意愿都是“是的！绝对的。热切期待。”

我认为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早开始面对它的现实，包括相关费用，还包括，在制定不同的规程方面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及其对于体验的影响。

但我希望，没有任何事会让你们觉得我们不希望恢复面对面会议。如果真有人这么想，我会很惊讶。我想，细节决定成败。无论代价是什么。我只是想确保大家知道这一观点。

贝基·拜耳：

有道理。当然，细节决定成败还体现在举行混合式会议将更加复杂。要知道，我们的会议一直都允许远程参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可以说是混合式会议，但举办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式会议需要高度关注两种互动形式，这会带来很多其他挑战。阿什利在所有这些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改进建议，表现出色，但我认为他需要拿出更多建议，才有可能实现混合式会议。雷格 (Reg) 曾问我对于真正混合式会议的定义是什么。坦白讲，要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在很多会议中，虽然我们促进了远程参与，但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只侧重规划，而主要互动方式仍是面对面会议中的互动。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很大一部分社群与会者，无论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等等，无法去现场参加面对面会议，而只能远程参加，我们不能只是说“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请远程与会者提问”，再次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如果只是说“好的，每五个问题中就有一个提问机会是给远程与会者的”相对容易，但肯定

是不够的。如果远程参与的群体人数非常多，我们要做的应该不止这些。

马腾·波特曼：

就此补充一点。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过去我们的面对面会议常常一开就是八九个小时。你能想象吗？这对于不在会议室现场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但关键的因素是，正如贝基所说的，无法现场参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更平等的参与机会。虽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平衡。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是萨曼莎。马腾，我认为你说的非常正确。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天会议的安排方式？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将一天的议程分为不同类型的会议？我觉得允许远程参与大型全体级会议和允许远程参与小型会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例如由 15 人组成的小型工作组会议，可能只有 3 到 5 人远程参加，其余 10 多人都是现场参加。

所以，在我们考虑如何举办混合式会议时，必须考虑上述所有这些问题。

阿什利，我要向你、向未能参加上周四会议的人员说明一下，我从签约方的角度，实际上是从注册管理机构的角度想要提出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如何恢复面对面会议了。显然大

家对于这一方面有很高的需求，而且，我们清楚从现在到可能在西雅图举办的 ICANN72 届会议之间有很多后勤方面的挑战，但这也可能带来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努力解决其中一些挑战，是吧？我们不必第一次就做到尽善尽美。我是说，我不愿意打破大家的美好愿望，但从来没有哪一次 ICANN 会议是完美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不该追求完美。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成功道路上的下一步。

这是我的简要总结，我看到库尔特·普里茨 (Kurt Pritz) 举手了。他想要加入发言队列。除非贝基你们那边有其他人现在想要发言？

贝基·拜耳：

没有，我没看到有其他人举手。我只看到库尔特在聊天室中举手了。

库尔特，准备好就可以发言了。

库尔特·普里茨：

好的，能听到吗？

好的。

贝基·拜耳：

是的。

库尔特·普里茨：

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没有指示。

好的。在此我要对我的好友福尔克尔 (Volker) 的意见提出一点异议。我倾向于考虑任何一种决定的负面影响。我觉得，在聆听所有会议后，如果我们在 10 月份不举行某种形式的面对面会议，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但如果我们决定在 10 月份举行面对面会议，也会有一些人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们也想亲自参加，但由于限制而无法参加。我认为，即使参与调查的可能只是少数人，但他们代表我们非常希望能留在 ICANN 社群内的群体。他们来自较难亲自参加会议的地区。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考虑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利益，举行会议可能会让一些我们希望留下来的人感到不满。

当然我想这不是注册管理机构的观点或 CPH 的观点。也许我们可以开阔一下思维，如果有面对面会议，没问题，但如果没，也许我们可以在今年这一时期，恢复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 ICANN 员工会议 --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时间过去太久了。

谢谢。

贝基·拜耳：

阿什利，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大家好。我再插几句，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请原谅。

我确实发现，以美国为例，因为美国是下一次会议的举办地，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仍有很多旅行限制。此外，对于从现在起直到秋季，这些限制能否很快解除，我也持怀疑态度。

实际上我想提的要点或问题是，也许前面已经讨论过，作为一个起点，召开 CPH 会议的可能性是什么？就像 GDD 类型的活动，要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团体都参加将会很难，但也许可以从我们开始做一个试验，看看召集所有人现场参加会议将会怎样。

无论如何，我只是单纯地提出一个问题，而不一定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提出的建议。

贝基·拜耳：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因为正如我说过的，签约方机构的意见似乎更加一致。但我想，对于库尔特所说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只和签约方举行面对面会议，会有人感到非常不满，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我觉得这一切 -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听不清）决定哪些人能去现场参会的时间，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例如，届时哪些人能去西雅图？我想有很多问题是现在无法回答的，我们只能密切关注情况。

我这里显示有人举手了，但没有显示举手的人是谁。哦，是跃然 (GÖRAN)。

马跃然
(GÖRAN MARBY):

谢谢。

我想说的是，无论董事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听不清），都不会是轻松的决定。我希望当董事会作出决定时 - 我同意库尔特的很多看法。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决定感到生气，因为我想人人都能理解做这种决定会有多难。

我还想提出的一件事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情况与众不同，要知道，我们从志愿者角度对待他们。我们邀请他们，向他们做调查，看看他们是否也愿意参加面对面会议，而且，要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上的 34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来到 ICANN 会议为大家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持，提供 IT 支持，也提供会议参与支持。我们有很多支持人员，这意味着即使在后勤方面其他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仍然可能无法举行面对面会议，因为他们无法入境美国。当然，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对于举办如此大型的会议感到不适应。我补充这一点只是想确保人人都能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

正如我在上周的讨论中说过的，我们还必须全面考虑各方意见，因为人人都想参加面对面会议。我也希望举办 ICANN 会议。我都没有认识到我的希望是如此强烈。

但问题是我们还要讨论人员的生命安全。最终，只有我个人觉得安心是不足以做出决定的，例如，我接种了疫苗；我已得过了新冠；我接种了疫苗，不会有事；因为其他人对于现场参加会议可能没有同样的安全感。

实话实说，现在的董事会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对此我非常高兴。

贝基·拜耳：

是的，可以说这一决定可能和最初把第一次坎昆会议改为远程会议的决定一样，充满争议。我想这样说应该是合适的，这将是一个复杂的决定。我们肯定需要参考更多信息才能做决定，希望各方踊跃建言献策。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我想唐娜 (Donna) 举手了。

唐娜。

贝基·拜耳：

请讲，唐娜。你可能处于静音状态。

马腾·波特曼： 唐娜，从我们这边看你的麦克风是打开的，所以你可能双重静音了。

贝基·拜耳： 好的。也许我们应该...

山姆·舒勒
(SAM SCHULER)： 我想唐娜使用的是电话，不知道取消静音的方法是否有所不同。

贝基·拜耳： 如果她双重静音了，还需要在她的电话上取消静音。

唐娜·奥斯丁
(DONNA AUSTIN)： 好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贝基？

贝基·拜耳： 可以，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了。嗨，唐娜。

唐娜·奥斯丁： 抱歉，各位。大家好。

我觉得，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我想跃然的意思是，相信董事会将会全面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过去三个月内我都在澳大利亚，所以我知道，由于边境关闭，澳大利亚的情况还是很理想的，但我们在推广疫苗接种方面遇

到了很大难题。对于在澳大利亚国内的人，基本上，除非总理许可，否则不能离境。所以这是一个小的挑战。

但令我吃惊的一件事是，只要这里爆发疫情，哪怕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感染，就有可能实行封闭措施。

我没有听到的一种讨论是，假如我们决定在西雅图召开会议，那么如果有人的 COVID 核酸检测呈阳性，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取消，让大家都回家，还是...

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讨论。我相信尼克 (Nick) 和他的团队以及董事会都考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知道到目前为止是否讨论过这一问题。谢谢。

贝基·拜耳：

马腾，你想回答吗？

马腾·波特曼：

我很乐意就此稍加说明。

当然，即便是即将召开的奥林匹克奥运会，目前也会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我们的活动也是大型的，但没有奥林匹克那么大。所以，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届时情况也将是如此。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召开面对面会议，我们将和地方当局及卫生与安全机构密切协作，制定这些规程。这项工作肯定会做的。平常也会这样做。

所以请放心，我们不会草率决定。当然，如今的风险仍然大于将来的风险。

今天的不确定性也比未来要大。最大的不确定性出现在我们决定不去坎昆参加会议时，因为当时我们毫无头绪。有些人确实去了坎昆，但他们发现自己甚至无法乘机飞回去。这些都是我们尚不清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情况也会不断变化。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的另一件事是，我们不能等到 10 月份才决定是否去西雅图参加会议，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等到 9 月份才做决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很快做出决定，在情况仍在快速变化的时候就做决定。绿色国家变成了橙色和红色，或者反之；如果接受以接种疫苗作为入境条件，是否只接受某些疫苗，而不接受另一些疫苗；这些都在变化中。

所以真的很难预测，但我们必须做出最佳决定，决定时我们将衡量你们听到过的所有这些因素。很明显人们非常希望能相聚在一起。会议已融入了我们的 DNA，不仅有正式会议，还有单独会议，方便我们彼此了解。

所以，问题是：现在是否是合适的时候？请放心，如果我们决定了，我们将始终以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性为首要考虑因素。我相信对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合作方保持密切协作。

跃然，如果你有要补充的，请尽管提出。不过我想这就是根本要点了，是吧？

马跃然： 我没有要补充的了。很棒。

贝基·拜耳： 我想我看到又有人举手了，但不清楚是谁。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我觉得是唐娜之前举的手，还没有放下。

阿什利，我正要说 - 抱歉。

贝基·拜耳： 请讲，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刚要说 -

[多名发言者]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恢复面对面会议的原因。第一大原因就在这儿。

贝基·拜耳： 我觉得，根据聊天室的内容，这个问题将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它不会在某一天神奇地消失和解决，而是将持续存在。总有一天，我们得继续推进。但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接受。

考尔特，我想我们的会议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因为本次会议要持续 90 分钟。但我们是否该继续下一个主题了？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贝基，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应该可以结束这个主题了。在我们这边，我们完全理解并认同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所以祝你们顺利。

贝基·拜耳： 谢谢。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过去几次 ICANN 会议中一直讨论的重要主题，也就是 DNA 滥用主题。在 ICANN71 届会议上，我们举办了一次会议 - 签约方举办了一次外展会议，吸引了很多与会者参加。如果说我对那次会议有什么批评意见的话，我觉得大家的发言不是很踊跃。没有多少人举手参与讨论。不过在问答窗格中还是有很多互动，这方面还不错。

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讨论签约方努力开展的各项工作，包括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双方合作开展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就此开始讨论。我知道一些董事会成员参加了那次会议，我们一直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沟通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我想了解一下从更普遍和广泛的角度来讲，大家对那次会议、对我们目前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反应，希望听到董事会成员分享自己的想法，即在这个相当大的、通常难以处理的主题方面，你认为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是否与社群的总体发展方向相一致。

我要说明的是，各 DNS 滥用工作组的领导人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就更具体的事项提出问题。

贝基·拜耳：

谢谢。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个人认为 DAAR 会议 - 尽管发言的人不太多，但是大家在聊天室里有很多互动，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互动是积极的，传递了很多具体的信息。我的印象是，大家也许没有口头发言，但他们也积极参与了。我觉得这是一场对话，传递了很多信息，人们对此非常感激，而且会议的讨论基调很好，不是每次会议都能有这种基调。

所以，感觉大家确实在互相倾听关于这个主题的各个方面的意见。我觉得签约方的表现表明他们有在倾听。社群的其他部门也通过提问表明他们有在倾听。

所以，首先我想说，做得好。当然，我还要说，要继续努力。

其他董事会成员还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反馈吗？没看到有人举手。马腾？

马腾·波特曼： 请让萨拉 (Sarah) 先讲吧。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我是在会后听的网上的会议录音。我觉得大家做的很棒。就像贝基所说，我认为会议基调非常好，展现了极具建设性的参与精神。我觉得这些讨论可以吸引社群其他成员也加入进来。这至少是我们作为董事会的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录音，我认为会议非常棒。未来真正的挑战将是弄清楚如何界定 DNS 滥用的范围、在定义方面和所有人达成一致，但是，要知道，你们已经克服了很多障碍，这通常会减慢速度，但你们没有。再次祝贺大家。

贝基·拜耳： 萨拉，如果你能多谈一谈董事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我想将有助于我们进入关于一致问题的讨论。

萨拉·多伊奇： 当然可以。我想我的麦克风静音了。是的，我们这边正在开展几项工作，我们觉得应该和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首先，在董事会方面，我和贝基联合主持了几次关于 DNS 滥用的深入讨论。所以，我认为董事会已经通过第一手经验，充分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此外，我们正在通过董事会治理委员会，组建一个新的董事会核心小组，专门处理 DNS 滥用问题。所以，正如大家所知，这些核心小组是专门针对重要问题而设立的，不是通用型的小组。这应该能证实董事会也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你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正在跟踪的工作中包括组织在应对 DNS 安全威胁方面所做的工作；DNS 安全威胁定义为恶意软件、僵尸网络、网络钓鱼、垃圾邮件载体。我们还在密切关注的另一项工作是，扩展 DAAR 计划以在注册服务机构级别访问更多数据。此外，我们还密切关注域名 SFICR 项目的语言多样性情况。这里是滥用的域名如何通过这种语言多样性得以扩散的更多例子。

至少从董事会层面讲，我们期待继续就此问题展开社群讨论。再次感谢大家的缜密工作。作为董事会，我们正在认真研究各方在我们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他们的角色和责任。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属于 ICANN 内部的解决方案，其他是与 ICANN 关系密切的最佳实践。重申一下，你们的选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其他一些可能完全在 ICANN 流程以外。所以，董事会重点关注的是大局，但我们也关注我们的职权范围与《ICANN 章程》之间的交集。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将注意不取代社群的角色，而是发挥董事会应有的作用。

我就说到这里。贝基，交回给你。

贝基·拜耳：

谢谢。非常感谢。

关于最后一点，董事会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 我们很希望了解并制定一个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矩阵，包括 DNS 滥用的各个方面，以及谁最适合或有正当权力处理滥用问题，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关注什么是或什么不是 DNS 滥用的定义，而是关注在生态系统中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权力和能力都属于谁，这是推进我们的工作向前进展的非常积极的方法。

布莱恩 (Brian)，我看到你举手了。太好了，终于有人举手了。

布莱恩·西柏立科
(BRIAN CIMBOLIC)：

我要指出的是，这是我们在 CPH 工作组里讲到的方法，将由 CPH 提出，当然，董事会知道我们有 CPH 支持的滥用定义，即网络钓鱼、恶意软件、僵尸网络以及与它们有交集的垃圾邮件。

但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对我们营造这种合作基调有帮助的，是知道我们能够对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而且我们知道，在一两次甚至四五次外展会议之后，都不一定能达成一致，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这些艰难的对话，不过也不要不顾那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即我们知道是整个社群的痛点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 - 不仅包括工作组，还包括这个 ICANN 董事会分组 - 在研究这些问题方面付出的努力越多，即可能没有那么大争议但可能同样重要和有影响力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有人取得的成效也会越好。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我不得不说，我注意到有几个参与者认可这种精神，认可签约方的实际互动和参与。我们刚结束一次和 CSG 的远程会议，也听到了同样的对于签约方工作的赞赏。是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低摩擦的方式。

我认为，这场对话有助于让社群保持一致、达成共识，在我看来，这是开展关于政策制定工作是否有用的对话和讨论的必要前提。

但我们必须努力让大家保持一致，并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就首要原则达成共识。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有帮助的对话。

马腾，你有话要说么？

马腾·波特曼： 是的。

贝基·拜耳： 你已经开始说了。

马腾·波特曼： 我只想指出，在这边，帕特·凯恩 (Pat Kane) 和唐娜·奥斯汀举手了。你可能没看到。我只想提醒你一下。是帕特·凯恩和唐娜。

贝基·拜耳： 非常感谢。很奇怪，有时我能看到有人举手，有时看不到。

那么先请帕特发言，然后是唐娜。

帕特·凯恩： 这是个意外，我没想举手。非常抱歉。

贝基·拜耳： 是个意外。好的。

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能听到我说话吗？

贝基·拜耳： 可以，我们可以听到。

唐娜·奥斯丁：

好的，很好。

我认为，如果我们回想在 12 个月前举行的三次全体会议，当时围绕 DNS 滥用问题有很多担忧，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讨论这些领域，而不是只会说天要塌了之类的话。

不过贝基，关于你最后提到的需要 PDP 的问题，我认为从签约方角度讲，有鉴于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我们当然不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我认为一个突出问题始终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能接通

詹姆斯·加尔文 (Jim Galvin)。

但是我知道 GAC 有他们的建议，我想 ALAC 的建议是，在通过 PDP 或其他工作解决 DNS 滥用问题之前，不应推进后续流程。我只是想知道，董事会是否就此以及如何管理流程的推进进行过讨论。

谢谢。

贝基·拜耳：

是的，我们得到的建议和意见是，在滥用问题解决之前，不应该推进其他工作。我想我们都已经指出，在我们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之前，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解决”是什么意思。显然，这些讨论仍在进行中。

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展的非常实用的讨论是，通过政策能否带来有用的结果。我当然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讨论是做出这方面任何决定的必要前提。但我确实认为，社群正在研究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显然，我们需要得出一些结论。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 我知道你们在和 OCTO 合作，通过 DAAR 了解不仅仅是某个时间点的情况。要知道，关于回复率的问题 - 当你得知有问题时，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要纳入到讨论中，以便于我们能够更好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詹姆斯 (James)。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贝基。我是詹姆斯·加尔文。

我想打断一下唐娜的发言，谢谢唐娜帮我接通，关于 DNS 滥用我最喜欢的问题是，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过去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反复提这个问题，上次我们举办 GDS 峰会时，我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

还有关于你说的，贝基，我想强调并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讨论“解决”的意思是什么。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指我们想要解决

什么问题，还有我们要实现的指标是什么？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社群中有很多关于 DNS 滥用的建议。依我之见，作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中的 DNS 滥用工作组，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我们确实开展了大量工作。它确实得到了很多关注，但似乎被忽略了。

很多强调问题存在的人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的。我认为似乎董事会正在回答或将要研究和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一种更全面的观点。人们需要谨慎对待个人的观点和他们认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之一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开展了很多工作。我们相信这些工作都属于 ICANN 关注的职权范围。我们是志愿做这些工作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合同中规定的 DNS 滥用定义的五个要素，还有范围更广的。有很多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想这是需要强调的。在考虑他人的建议时，你需要考虑：他们的建议有多具体？它们真的考虑全局了吗？回顾一下我们的两次外展会议，尤其是最近一次，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大量报告了我们在过去四个月期间所做的工作，以及很多未来的规划。

所以，要认真考虑哪些是属于职权范围内的，还有，在属于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和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与大家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之间，真的存在差距吗？

谢谢。

贝基·拜耳：

我觉得这些话很好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即，要使这一讨论有成效，必须让社群达成共识。但正如我所说，我认为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认为，社群听听签约方的以下想法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在讨论对显然不属于 ICANN 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可能采取受信任通知人系统方法时考虑的想法。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在 ICANN 解决，还有一些事情需要由其他团体和其他参与者参与解决。

有其他意见么？

杰夫 (Jeff) 好像要发言。看上去杰夫想要发言。

我想我也看到了唐娜的意见，就是零滥用显然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我认为开展讨论是很重要的，可以讨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的感觉或说法，也可以讨论数目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所以，不仅有需要完成的成堆任务，还有和签约方召开的会议上开展的讨论，即关于进行中工作和想法的具体讨论。

大家在聊天室中提出了很棒的意见，但没有说出来，我很高兴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有人举手了，但我还是看不到是谁举手。

杰夫举手了。

贝基·拜耳： 有人举手了。

是杰夫。

贝基·拜耳： 好的。请讲，杰夫。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谢谢贝基。谢谢。抱歉，我在得到警告后才意识到，我刚把意见提给了讨论组成员，而不是所有人。

我在聊天室中所说的主要内容是，我觉得，建议推迟下一轮次的人非常希望 ICANN 为新 gTLD 修改合同或制定新合同，好让他们能在需要续签时将它们推送到现有 TLD。

而且，我确实认为董事会有必要向社群发出一种信息，表明这不是我们在未来制定政策的方法。虽然在 2012 年是这样的，但这不是制定整体政策的理想方法。

除非他们从董事会得到这一信息，否则他们会继续提出建议，继续推动下一轮次的推迟，这样他们就能把这些新要求加入到下一轮，而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你想要激励竞争并引入新竞争时，你不应该让新竞争者比现有参与者更难进入市场，因为这绝对不会激励竞争。通常情况下，激励新竞争者的方法应该是相反的，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赶超。我不是说我们也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董事会发出一种信息是很重要的，即表明与 2012 年不同，我们不会以此为机会来根据合同制定政策。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杰夫。我必须要说，归功于跃然和组织，我们听到了关于角色的更多解释，即 ICANN 组织与签约方之间的合同谈判的相关角色，以及政策的角色。我想大家对此心存感激。希望董事会能传达更明确的信息，例如，表明与审核建议等相关的政策制定责任由谁负责。

詹姆斯和马腾想要发言。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贝基。我是詹姆斯·加尔文。

我想针对事实情况提两点意见，并对我们对这些情况的想法给出一些提醒。

尽管确实有数据和数字表明互联网滥用情况越来越多，但不是所有的互联网滥用都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我是说整个 ICANN 社群。对此我们需要当心。

有趣的是，我是说，广为流传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可能是关于发生滥用和各种情况的较好的调查之一，但是，报告也表明来自 SMS - 也就是短信的诈骗是呈上升趋势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打算怎么做呢？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承担任何角色。大家需要注意这点，尤其是当你看到 DAAR 中的数据时。

对此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还必须记住，对于我们能采取哪些行动，能直接控制哪些事情，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毕竟有很多坏人在做很多坏事。我们无法控制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总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外。在研究这些情况时，要特别注意 ICANN 的职权范围，因为从表面上看，它们看上去可能比真实情况要糟糕得多。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我只是想再次强调这一点，让我们在将来这方面的工作中能给予考虑。

谢谢。

是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合同不是强制执行政策的方式。所以，你们有 PDP。这也完全是 GNSO 的职责，

所以我很有兴趣看看最佳实践是如何巩固的，以及在某个时候，PDP 如何对此做出较大贡献。

考尔特举手了。

[听不清]

贝基·拜耳： 不是，我看到你举手了。我只是无法 -

库尔特·普里茨： 是的。也许看不到我的名字更好。点我的名字就行，贝基。

马腾这样说我感到很高兴。这也许可以很好地引出我要说的内容。如果把 PDP 和某个 PH DNS 滥用工作组的情况及其与社群其他成员的关系进行对比 -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我们的环境，即 PDP 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实施。解决方案往往是最低的标准。那么，人人都认同的反 DNS 滥用机制是什么呢？

我想把它和已产生直接创新成果的当前工作比较一下。我们有一些出版物是面向签约方和与签约方打交道的相关方的。我们曾建议改进 DAAR。我们正在推进受信任的通知人项目。我想

就在今天，Domain Insight 发表了文章，内容是关于旨在禁用某些算法生成的域名的当前工作，这将是一件大事。

我觉得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这将带来更快的改进，不是由所有签约方，而是由许多人，并可促进所有各方更快采纳它。而如果某些相关方不采纳它，则会表明他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认为，带来更快响应的不是 ICANN 政策流程，而是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流程。

而且 PDP 会占用 - 要知道，签约方总是在招募志愿者。他们人手不足。我认为 PDP 会占用这方面的资源。

我还有一些想说的，但现在就说这些吧。

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谢谢，库尔特。我要感谢艾芙丽 (Avri) 告诉我怎样看到人举手。

现在如果有人举手我能看到了，不过现在没有，哦，除了考尔特。

我们是否要借此机会 -

[犬吠声]

抱歉，（名称）县刚刚雷雨交加，下面是否进入下一个主题，合同变更？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认为这听起来不错。

马跃然： 我想在聊天室中有几个问题。我请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回答了。

戴维·康纳德： 是的，我在聊天室中回答了关于注册服务机构是否需要合同的问题。当然，我只把答案提给了讨论组成员。非常抱歉。我会复制粘贴。

贝基·拜耳： 为什么不和大家说说呢，戴维？

戴维·康纳德： 好的。确实是需要，因为第 3.1 节的规范限制使用批量注册数据来证实和确保注册管理机构服务的运营稳定性，以及为认证注册服务机构的合规性检查提供便利。而使用 DAAR 不被视为属于上述任一情况。理论上，我们可以简单地查询 WHOIS 服务器获得所有数据，但在逻辑上这并不切实可行，主要是因为速率限制和我们需要提交的查询的数量。所以，我认为正如跃然指出的，我们已经与 VeriSign 修改了合同，以促进对 DNS

稳定性之类的研究。我忘了确切的原话是什么。这是我们当时和其他注册管理机构讨论的问题。

马跃然： 我可以做一点补充吗？

戴维·康纳德： 当然。

马跃然： 在 ICANN70 届会议期间，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你和签约方的意见，并思考如何进一步改进。这只是我知道的一个小建议，本着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这可以改进 DAAR 系统。我知道你们经常使用关于现有滥用数量和恶意行为者都在哪里的参考数据。谢谢你们考虑这一点。

贝基·拜耳： 雷格，这样能回答你的问题吗？

布莱恩，我看到你举手了。

布莱恩·西柏立科： 非常感谢。谢谢贝基。谢谢跃然。我仅代表我个人发言，不代表滥用工作组联合主席，只是几点想法。

第一，对于这个问题：ICANN 已经有数据了，他们不能直接使用吗？从合同角度来讲，ICANN 做的正是你们认为 - 签约方希

望他们做的事情。对于合同允许他们做的事，他们持谨慎态度。

所以我认为，说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去做，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我认为通过正确的流程做事非常重要。我想这将是一个澄清，即 ICANN 认为它目前不在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范围内。

第二，关于要求内容的实质，我认为至少在注册管理机构的讨论中，还有我们在更广泛的 CPH 团体中进行的讨论中，有某种广泛共识，即一般来说，能够将 DAAR 对应到注册服务机构是个好主意。要知道，解决滥用问题和我们作为 CPH 提出的很多问题的整体框架概念，都基于这种辅助性原则，即，应该在距离发生地点更近的地方处理滥用情况。这意味着不仅要跟踪 TLD 或注册管理机构级别，而且还要更好地了解这些注册是在哪里发生的。所以从实质角度讲，我觉得这非常合理。

这就是我的两点意见。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

阿什利。

阿什利·海内曼： 嗨，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议程的第三个主题了，但听起来我们已经在深入讨论了，所以我来插几句。

我只是想强调，我们作为会员还没有机会详细讨论这个主题。我想把这一点讲清楚，因为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至少从注册服务机构角度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是，以一种不需要我们实际做任何操作的方式，将注册服务机构信息引入到 DAAR 中。

话虽如此，我们仍非常感激能有机会作为会员和 ICANN 对话，让我们可以提出更详细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虽然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正如大家在本次讨论中所看到的，关于为何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有很多问题，试图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方面 - 这源于 VeriSign 和 ICANN 之间的谈判，而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我认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些组成部分，因为我想说，我们很愿意支持此事。我觉得在我们深入开展之前，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一些事情。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期待继续就此进行讨论。

贝基·拜耳： 下面是组织的发言时间。我认为这些讨论肯定会继续的。好的。鲁斯 (Russ) 说他很高兴能就此谈一谈。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我想举手来着，感谢鲁斯的邀请。

我知道这是布莱恩稍早时提到过的。但他没有深入地讲。不久前，戴维和约翰 (John) 向我们的 DNS 工作组提出了这个想法。所以我认为在注册管理机构方面，对它的了解是很充分的。就像布莱恩说的，大家基本都同意这个原则，很多人，也许不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提议的内容。

我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知道需要考虑合同变更的路径，需要考虑流程问题。

我知道鲁斯清楚这一点。鲁斯是最初外展工作的执行人。所以，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注册管理机构对此的看法是，我们普遍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卷起袖子，努力把它完成。

所以，鲁斯，我们最后可能会接受你的邀请，在某个时候和利益相关方团体展开讨论，以便找出完成这一工作的方法。

贝基·拜耳：我想鲁斯将会和所有两个团体或其中一个团体讨论。

马跃然：他会很乐意和两个团体讨论。

贝基·拜耳：好的。目前没有看到有人举手。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我是萨曼莎。我想有一些问题，我会实话实说。当我在发言的时候，我有点难以跟上所有的聊天内容。

但在这种安排下好像有一些关于第三方使用数据的问题，包括这种合同变更会促进哪些方面？

也许戴维或其他人可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趁大家还都在这，还有几分钟时间？

戴维·康纳德： 我是戴维。

关于第三方使用，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注册服务机构 ID 数据，位于简略注册数据中。没有泄露意图 - 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导致这些数据泄露。我们有承包商正在为我们做这项工作。DAAR 平台由 iThreat 托管，但我们与他们达成的协议不允许这些数据被公开。

除此之外，数据不会离开 - 我是说，这有点奇怪，因为你可以通过 WHOIS 公开访问这些数据，人们总是这样做。只是由于速率限制使其不可行。

所以，关于第三方访问我们的数据，这不是问题，因为它受到我们与供应商的协议的限制。但是它已经为第三方提供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马克西姆 (Maxim)，我看到你在聊天室中发布了一些问题。你要举手吗？你要大声提问吗？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MAXIM ALZOBA)： 我是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首先，对于泄露能否提供关于所有域的信息，我表示怀疑，因为 DAAR 是关于被 DAAR 来源标记为恶意域名的报告。数目并不大。建议开展进一步讨论以了解具体的数目，找到这些数字并不难。

我们还需要知道发布到 DAAR 系统的数据又去了哪里。BRDA 信息的结果将在多大程度上进入该系统？它们是否会受到保护，以防泄露？谢谢。

戴维·康纳德： 我可以回答。

贝基·拜耳： 好的，请讲。

戴维·康纳德： 我无法不假思索地说总数是多少。这一数字记录在以注册管理机构为重点的 DAAR 报告中。要查看不到 1% 的已注册域名，需要注册服务机构的信息表明它们是恶意域名。

然而，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总数，以便对目前在 DAAR 报告中发布的数据有一致的图表和统计。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获取几乎所有注册服务机构的 I.D，以便创建方程式的分母。

关于在哪里提供这些数据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正式规定下来。我不想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我们可以书面规定下来如何在 ICANN 内部提供 BRDA 数据。

贝基·拜耳： 谢谢戴维。下面是杰夫，然后 -

杰夫·纽曼： 抱歉贝基。

贝基·拜耳： 不，你先请。我正在努力排好序。

杰夫·纽曼： 好的。从注册管理机构的角度讲，就像前面提过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提了几次。我觉得使用数据来帮助 DAAR 的想法听起来不错。我想有些人对“DNS 的运营稳定性”这一说法有点不太认同，因为它比较宽泛，而且这一说法最初还与 VeriSign-ICANN 协议结合，以建立一个安全威胁框架，并共同运用一个 400 万美元的基金，我承认我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解。我想这就是有些人对此不太认同的原因，

如果提案只包括“为了 DAAR 的目的”，而且和你说的一模一样，我想这要比说 DNS 的运营稳定性简单得多。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杰夫。下面请布莱恩发言，然后是马克西姆。

布莱恩·西柏立科：

谢谢贝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克里斯塔尔·万多在聊天室中输入的内容。这是公开可用的数据。

但退一步想想这里的要求是什么，首先，它只是关于注册管理机构方面的。提议的修正案，在《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中没有提出类似的修正案。这只适用于《注册管理机构协议》。所以要求是关于注册管理机构的。

那么要求是什么？我们需要提供任何新数据吗？不。这是我们已经提供给 ICANN 的数据。在运营方面，在注册管理机构这边，相比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我们没有其他工作需要做。这只是 ICANN 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问题，因为它与在 DAAR 中对应注册服务机构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有这种对应是件好事。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 - 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新领域。那么，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提议的内容。

不过，再次说一下，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基本上他们已经有了数据，只要打开灯让他们使用就行了。这仅限于我们已经给

他们的 BRDA 公共数据，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将 DAAR 对应到注册服务机构。这不算是很大的要求。

当然，从程序上讲，合同修正案的通过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这个过程很重要。但我认为这个要求的实质是我们都可以支持的。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

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我是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如果我们需要完整的计算，每个注册服务机构的域名总数是可以获得的，因为在每月的注册管理机构报告里都有，而且基本上可以从 ICANN 的会计部门获得。谢谢。

贝基·拜耳： 戴维，请讲。

戴维·康纳德： 是的，这是一个月度数字。DAAR 的报告正在转向时间点数字。所以，我们需要它 - 时间尺度完全不同。

贝基·拜耳： 好的。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问题吗？听上去这是这方面讨论的良好开端。

杰夫。

杰夫·纽曼： 抱歉。需要点时间 -

贝基·拜耳： 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抱歉，贝基。需要点时间。

好了。我想与此同时，这是否意味着 ICANN 在获得修正案之前不会将这些数据用于这一目的？或者 - 因为我不认为我们 - 我认为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或者所有人 - 我不应该说“所有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要求，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反对这个概念。如果结果是，在与两个团体讨论之后，我们不反对这个概念，怎么说呢，我不确定我们之中是否有人想要阻止 ICANN 开展制定协议具体内容的工作。

我希望我说明白了。

贝基·拜耳： 谢谢，杰夫。

好的。现在是总结发言时间。

请允许我对签约方机构参与本次讨论表示感谢。这真的是一场很愉快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似乎在虚拟会议中找到了一种方

法，让我们的交流比之前的面对面会议更自由、更随意、更不拘谨。所以，我们应该吸取我们现在从这些讨论中学到的经验，等到恢复面对面会议的时候借鉴利用。非常感谢各位抽出时间参加会议，感谢大家的意见和交流。

马腾，你有什么要总结的吗？之后请萨曼莎和阿什利作总结。

马腾·波特曼：

是的，我要再次感谢大家。感谢贝基主理本次会议，也谢谢大家踊跃参与讨论。毋庸置疑，我们非常感谢各位为探讨如何处理 DNS 滥用问题所做的所有工作。主要问题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最好。我们都必须参与进来。如果没有互动，无论是在黑暗房间里，还是在非常明亮的房间里，我们都无法做出任何决定。都是为了能够共同努力，做到最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感谢各位坦诚的讨论和所做的工作。就说这些吧。

贝基·拜耳：

下面交给萨曼莎和阿什利。

萨曼莎·德梅特拉：

阿什利，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我想最后说几句。

我要说这次会议很棒。我觉得很有帮助。尽管还是能看出我们之间有点缺乏信任，但瑕不掩瑜，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超越，因为我认为人们能跳出常规来解决问题是件好事。我觉得这次对话，特别是关于 DAAR 的提议真的很棒，真心希望我们能早日自在共处。没错。以上就是我想要说的。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次成功而有趣的讨论。

萨曼莎·德梅特拉：

是的。我完全同意之前所说的所有内容。

在 DNS 滥用问题上，我想我们应继续保持沟通，以便知道我们都在朝着同一方向努力。我们期待有更多机会让大家获悉情况。作为董事会成员，需要得到大家的反馈。

最后我要说，贝基，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这些更加随意、不那么拘谨或正式的互动是很棒的，我们绝对应该在未来的交流中继续下去，无论是远程会议还是面对面会议。

我要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会议并踊跃参与讨论。

祝各位好运，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后会有期。

贝基·拜耳：

谢谢大家。

再见。

马腾·波特曼： 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